

哈佛校長談使命 小冰



美國人說話率真、樸實、不講廢話、不受套路的限制，讓人聽起來饒有興趣。

哈佛畢業典禮的第一個演講者是校監，校監講話用拉丁語，這是典禮的傳統。拉丁語不是人人都聽得明白，但是不要緊，通過屏幕看英語翻譯。校監之後是校長講話。

校長Drew G. Faust女士，既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，也是哈佛歷任二十八位校長中的首位女性校長、首位非哈佛畢業的校長。Faust女士從歷史的角度闡述哈佛人的責任，她說：「一個人生活和視野的廣度，決定他／她的優秀程度。哈佛人要裝備自己，要更加活躍於世界，要給世界留下遺產，要為創造人類美好未來肩負起進步的責任，要對世界負責。她還告誡畢業生們：你們不僅要對明天負責，還要對下個世紀，以至未來幾個世紀負責。你們要有擔當，不要計較失去的價值和回報，要想怎樣去找到、去達到未來事業的目標。

抬頭看了看當天明媚的天氣，她繼續說：我們不是衝着波士頓的天氣來的，也不能沉醉在培養了七個總統，和多少個諾貝爾獎得主的欣喜中。社會和歷史催促我們把門開得更大，步伐邁得更快。我們要力求對全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科技產生重大影響。你們的未來開始了，從現在開始。

Faust校長的演講用詞美麗，句子引人入勝，內容實際而令人鼓舞，贏得全場的敬重和欽佩，掌聲在Widener圖書館外的草坪上經久不息。她的演講能讓聽者聯想到哈佛培養的一代又一代精英，例如微軟創辦人比爾·蓋茨、facebook創辦人朱格伯克，還聯想到朱格伯克的

太太是個中國人，他自己是個中國女婿。講者還包括一位二〇〇六年諾貝爾獎得主，和一位神學院學生。那位神學院學生為全體畢業生祈禱祝福。記不得是哪一位講者，講得生動而滿溢親切感：「明天，你們將服務自己的祖國和世界，將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。有的將為人們安牙補牙；有的將搏動世界經濟的風向標；有的將設計出著名的高樓大廈；有的可能成為某一新元素的發現者……。同學們，我將在母校靜候佳音，享受喜悅！」

典禮的最後，Faust校長按專業給畢業生授予集體學位。在給設計學院的畢業生授學位時，她說：「我榮幸地授予設計學院的同學們碩士學位。」

全校大典之後，分院系舉行個人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頒發禮。設計學院的院長在頒發禮上致辭，為每一位畢業生頒發證書。每當一位畢業生走到台上，台下便響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。院長與每一位畢業生握手，祝賀其學業合格，順利畢業。他親切地將畢業生頭上學位帽的帽穗，從一個方向牽到另一個方向，然後將證書放到學生手上。畢業生喜悅地注視院長，由衷感謝母校的精心培養。短短二三十秒，場面莊重而典興。DX後來說：「面對戴博士帽穿博士袍的師長，我感到自己很渺小。」

典禮結束走出會場，我們不時碰到DX的老師和同學，她大方地介紹：這是我的爸爸媽媽，這是我的老師／同學。大家互相祝賀，依依惜別。一批批地相遇，交談，拍照。晚上，整理行裝，準備出發。人人都很興奮，個個都有感觸，畢業生將離開母校，踏上人生的新征程。

(哈佛散記之三十三，完。)

低層變中產靠捱靠慳

鄭家豪



侄子對窮人變大亨的真人真事產生興趣，之前向他說了一些故事，他仍繼續追問：「你說的是窮人變富豪，不會太多吧，其他變得成麼？」這也是問題，如果人人都變了，這個社會便清一色富豪，世界不可能這樣。窮人致富的年代，只是一個時期內互相比較的現象與社會概念，因為低層出身而大富大貴的人數有所增加。不可否認，這一時期，由低層變中產的數量也有上升，他們的成果都是「捱出頭」的。侄子想我說些這方面的真人真事。

讓我想起來印象較深的便有幾人。一位是中環碼頭推車仔賣牛雜的小販。

那時，未有海底隧道，汽車渡海靠油麻地汽車小輪接載，這是汽車渡海的唯一方法。汽車渡海小輪現在看不到了，船的結構上層載人，下層載汽車，航渡由中環統一碼頭至九龍佐敦道碼頭，地點約在現今的九龍地鐵站。市民往油麻地、佐敦、旺角、深水埗及離島的渡海客輪，也都集中於中環碼頭，

因此，中環碼頭整日人流不絕，成為路邊小販聚集地。

一位身材瘦削的牛雜小販，每天在碼頭路邊擺檔，小火爐把牛雜滾得香噴噴，牛膀、牛肚、牛腸、牛軟骨每五角一串。不停的絞剪聲以及香噴噴的熱氣吸引路人，不分男女，從碼頭出來吃一兩串。這位賣牛雜小販每天擺檔至晚上八時，待下班的人差不多回家，才熄爐，收起車仔回家。

他靠一把剪刀，一個鐵盆，一個小爐，以及做出好味的牛雜養起全家，負擔兩個兒子完成大學。他與我交談時表現出對兒子入大學感到驕傲，把未來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。後來知道他買樓了，這個家逐漸富裕起來。

第二個人物是旺角廣東道近奶路臣街路邊街市一位「豬肉佬」。他在街市路中心賣豬肉，兩張單頭撈放一張長形木板，就是謀生工具。每朝天未亮到馬頭圍道屠房取貨。比較起來，他的小檔口規模遠不及附近的肉店，不甚起眼。漸漸捱上十年左右，他小檔口後面有一家新舖出售，他用九十萬元買下，掛起肉食公司新招牌，成為肉商。舖位的

售價，當時可買兩個住宅單位，熟識他的街坊，另眼相看，把他買舖的事作茶餘飯後話題。

第三位人物是一個女報販。七十年代，娛樂畫報暢銷，師奶爭說藝八卦新聞，形形色色的雜誌流行，賣雜誌比報紙賺錢。報販生涯摸黑起床，直至華燈初上收市。她清晨三時不到，往中環利源東街總發行指定地點取報紙，開檔時間由清早至晚上，每分錢都辛苦得來。

我訪她時，她已是自置物業的業主了。這年代，一般寫字樓職員都是租房住，沒幾人買得起樓，她顯然比一般家庭富裕，依靠街邊報紙檔養起全家。

由低層走上中產，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節儉，不輕易用一元幾角，經過近十年省食省用，一點點積蓄起來。我對侄子說：「你們賺八千使一萬，賺一萬元使一萬五千，月月還卡數，然後把責任推給社會。香港小姐譚小環拋身出來賣魚蛋，不怕人議論，你做得嗎？」這叫放下身段，腳踏實地，每月生意額幾十萬元，可說是轉型成功的例子。

千秋歷史一碗粥

禾刀

——讀陳元朋的《粥的歷史》



甫一看到這個略顯「清淡」的書名，居然莫名生出些許閱讀的衝動。對於粥，感覺總是那麼奇怪，一日三餐，餐餐吃難免有點煩，但倘長時間不食又會生出掛念。粥，就是這麼不盡人意但又總是讓人無法「揮刀割愛」。也所以，當將「粥」這個字陡然與歷史掛起鉤來，到底會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，難免讓人浮想聯翩。比如每每看歷史正劇，凡逢饑荒之年，施粥便成為從上至下，從官場至民間的慈善「標配」。近年來，一些地方還通過頻繁增大容器容量的「智慧」，愣是讓粥與健力士紀錄扯上了些許關係，只是無一不人走「粥」涼，曇花一現，談不上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記。

司空見慣之處，往往也是學問的富礦。作為「愛粥一族」的歷史學家，本書中陳元朋簡單梳理了當前海峽兩岸三地諸多「名粥」做法，包括粥的來龍去脈。雖然粥名相異，味道有別，有一點似乎相通，那就是這些粥在歷史上曾與一地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，要麼度人於危難，要麼給人以溫暖，每一種粥裏都有其特定歷史背景，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粥。

在互聯網上，我們也可輕鬆查到多達數十種粥的做法，更有文章稱僅國內各地民衆常食之粥多達上百種，其他一些國家也有不同的粥，只是本書偏居國內，不曾涉獵。在國內粥譜中，所用原料除了我們常見的大米小米外，還有玉米、青菜、榨菜、瘦肉、黃豆、紅豆、綠豆、紅薯、麥片等五花八門多種食材。雖然只是一碗看起來名不見經傳的稀粥，但常因地域不同，甜鹹素素千差萬別。

既然是一部反映粥歷史的著作，尋找源頭自然是應有之義。不過，儘管陳元朋抱之以「考古」雅致，試圖從歷史的故紙堆裏翻出這些粥的蛛絲馬跡，結果卻非常令人失望。或因缺乏可供參考資料，對於上古歷史，陳元朋只是追尋中華主要食材沿革。對於黃帝創造了「粥」這一傳說，陳元朋則持保留意見。在他看來，歷史上將功勞歸功於名人的現象並不鮮見。另一方面，也難以找到支撐這一傳說的可靠史料。所以，他更傾向於相信，粥來自於普通百姓的日常智慧。

我們無法判斷，粥的最初出現，是否源自有人對水與米偶爾配比失誤的意外發明。直至秦漢時期，史料逐漸顯現，比如「居喪吃粥」的出現。陳元朋認為，這種

吃法只是借克制享樂方式，以表達對逝者的思念。假如這是粥的真正源頭，那麼可以斷定，粥在秦漢時期體現的並非「充飢」功能，更像是引申。當作為食物的粥被引申出其他象徵性意義，這似乎並不符合歷史上一些新鮮事物的出現，首先滿足於固有基本功能的這一邏輯規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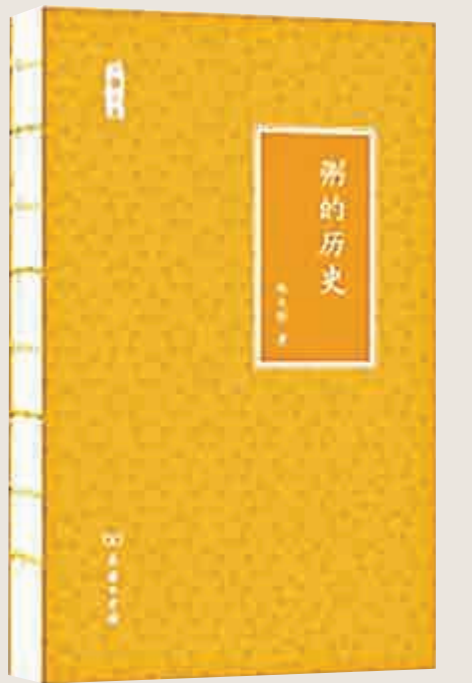
粥的慈善意義啟蒙乃至發揚光大，大抵與粥可以暫時幫人度過飢餓的「本能」密不可分。於是施粥成了帝王和富裕階層共同表達愛心的重要載體。某種意義上，這也是一種慈善底線的象徵，因為粥只能確保性命苟且，遠不足以支撐人們從事高強度勞動生產。

粥的地位在歷史不同時期的變化，其實也應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觀點。在馬爾薩斯看來，當人口呈指數增長時，生活資料則只能以線性增長。當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時，就會發生貧困和罪惡。歷史上的許多戰爭，看似原因各異，實際又往往有着生活資料難以滿足人口過度增長的深層內因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「僧多粥少」。當人們連吃粥都無法維繫基本生存需要時，除了搏命看不出來還有什麼可供選擇。事實上，天災、瘟疫同樣會進一步加劇糧食危機。中國經濟歷史學家錢穆和全漢昇的多年研究均表明，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，本質上是與糧食緊缺作鬥爭的歷史，只是到了近代，我們才告別溫飽，不再以粥果腹。

在陳元朋看來，當像白居易這樣的名人喜歡吃粥，並以詩和遠方方式大肆宣洩，粥的「貧民食品」色彩得以逐漸消退，開始以新潮奇物被中上層接納，曾粥便成為中上層群體提升生活品味的象徵。不過單純以「詩和遠方」便提升粥的「社會」地位，似乎有些欠服人心。同樣是粥，普通百姓所食與中上層社會的未必「表裏如一」。比如，普通百姓碗裏的粥很可能是雜糧、細米等一切尋常熬粥食材，而中上層社會則更可能強調食材的優質，以此作為身份等級的區別。

這樣的推測並非空穴來風，現實中並不難找到類似證據。今天，街頭四處遍布的粥店無不生意火爆，可以說沒有一家原本本兜售過去鄉下的那些清湯寡水的稀粥，無一例外經過「傷筋動骨」式改造，除了店面，對食材用料、火候甚至包括盛器也多有講究。這也折射中華飲食的另一特徵，即飲食文化大多與「講究」二字密不可分，吃出味道重要，吃得講究同樣重要。

在粥的所有內涵中，保健意義或許最



▲《粥的歷史》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六年出版 網絡圖片

耐人尋味。綜前所述，粥很可能一開始只是人們勉強度日的無奈之舉。然而，經過數千年歷史的大浪淘沙，粥已經褪去了低端「吃藥」的貧民色彩，越來越成為中高層社會群體的日常食物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看中的正是粥的所謂保健意義，而這與歷史上那些中醫名人名人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今天雖然中醫權重遠不及歷史，但談起保健，許多人還是篤信中醫。只是不知，粥到底是具有保健奇效，還是人們希望從歷史中尋找到某些慰藉呢？

一葉可以知秋，一粥也可以知史。相較於飲食給味蕾製造的那些獨特「尋味」，飲食文化越是博大精深，往往越是折射歷史底蘊的厚度與濃度。上下五千年，粥在發展沿革中不斷分解出新的分支，演化出地域、民族等眾多特色，尤其是實現了從底層向上層、從充飢向保健等諸多跨越，每次嬗變的背後其實都是歷史變幻的結晶。

略感遺憾的是，不知是因古往今來關於粥的文字記錄乏善可陳，史料確實欠豐足，使得許多時候作者不得不代入大量個人臆測。顯而易見的是，這些臆測只能基於作者今天的生活常識，在缺乏史料支撐前提下，遠不足以回到歷史的當下。從這層意義上講，看似只是一碗清粥，要想真正全面看清歷史真面目，也許還有必要深入打撈，拾乾水分，才可能發現乾貨。

詩歌的三重境界 遐邇



最近，台灣現代詩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的洛夫（原名莫運端、莫洛夫）接受採訪時說，我一向認為，一個重要詩人（或所謂的大詩人）必須具備三個層次的境界，一是美學層次，二是哲學層次，三是宗教層次。美學層次是基礎，哲學層次是思想內核，宗教層次是峰頂，是前二者的超越。然而，一個優秀的詩人是不甘於停滯在某個單一層面上，而且也不只會突出某個角度，他創作的應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構成，既非只有哲學，也不是只有宗教，而是一個渾成的藝術品。

《毛詩——大序》記載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。南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》云：「詩者，吟詠性情也」。也就是說，詩歌是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。我國現代詩人、文學評論家何其芳曾說：「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，它飽含着豐富的想像和感情，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，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，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上，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。」我的看法是，詩歌或優秀的詩歌應該有四個基本特點：一是反映生活，二是抒情言志，三是豐富的想像，四是要有音樂美。洛夫所謂的三個層次，尤其是第三個層次，是詩人或詩歌的最高境界。

中國的古典詩是詩與歌不分家的，詩能歌，歌就是詩，詩歌是合體合稱的，這說明詩歌不只是語言優美，而且還要達到能歌的音樂美的地步。現在要求詩歌具有音樂美似乎是要太高了，但古時候，詩不只是詩，還是歌詞，似乎是沒有單純的不能歌的詩。詩歌要具有美學價值，那是對詩歌的基本要求。當然，隨着詩歌的發展，詩歌逐漸分家了，詩不能歌了，歌也不全是詩了。特別「

五四運動」後，白話詩的興起，詩的音樂美欠缺了，甚至有的詩都不押韻了。現在稱詩為詩歌也不是那麼準確了，這是一個事實。但是，在我看來，詩要有音樂美，歌要有詩意，這是對詩歌的基本要求。如果詩沒有了音樂美，那該不該稱其為詩都值得懷疑或商榷。

詩歌的第二層次是哲學，也就是詩歌要有思想深度。應該說，在過去，有思想深度的詩歌也不是多數。衆所周知，在過去文字或知識是掌握在統治階層或地主階層手中的，貧困老百姓有知識的極少，純粹的農民詩人幾乎是沒有的。而詩人更是服務統治階級或地主階級的，詩歌沒有階級性，詩人卻是有階級性的。在古代留存下來的詩歌文學寶庫中，風景詩歌不少，但有思想深度能上升到哲學高度的不多；宮廷應景詩多，而且多為統治者歌功頌德的篇章，幾乎談不上思想深度；古代最好的詩歌是那些接近老百姓的中下層社會創作的詩歌，能反映民間百姓疾苦，能對統治階級有正確的看法。現在的詩歌表面看很多，但多為應景詩或附庸風雅的詩歌，水平較高的不多，既缺音樂美，又缺思想深度。現在能有哲學深度的詩歌，應該是那些接近老百姓的中下層社會的詩人的作品，因為社會中「假寐」的詩人很多，能寫出哲學思想深度詩歌的詩人很少。

詩歌的宗教層次是詩歌的最高境界，也是對詩歌的最高要求，詩歌要有溫度，要有情懷。文學是美學，詩歌是美學中的美學。而且，詩歌不只要美，還要有健康的文化和思想，按時髦的話就是要傳遞真善美。也許現在有宗教境界的詩人或詩歌不多，即使有宗教境界的詩人也未必能創作出最高境界的詩歌。但是，真正的人要有人文情懷，對人對事要有溫度的表達，我們要求詩人有更高的追求，有追求高境界高水平詩歌的信心，一個成功或優秀的詩人一定要走在追求詩歌最高境界的路上。

切爾諾貝爾的老人們

馮進



三十年前的春天，烏克蘭北部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一聲巨響，徹底粉碎了「最安全可靠」核電站的神話。此次核泄漏事故引發的大火整整燃燒了十一天，輻射量相當於一九四五年投到日本的原子彈的四百倍。國際原子能機構二〇〇五年的報告稱當場有五十六人喪生，五十六人染上甲狀腺癌，預計將有四千人因事故帶來的其他疾病死亡。而綠色和粉組織估計事故造成九萬多人喪生，二十七萬致癌。這個「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」

導致切爾諾貝爾城被廢棄，成千上萬的居民被遷移，周圍的土地至今還被外界視為核污染嚴重的「不毛之地」。對於事故當時及後來的後果，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作家斯韋特蘭娜·阿列克西耶維奇(Svetlana Alexievich)曾著有紀實文學加以報道。

然而這個外人避之不及的「死亡區」卻成為一些難捨故土的老人的天堂。美國藝術家莫里斯(Holly Morris)的紀錄片《切爾諾貝爾的奶奶們》描繪的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、令人困惑的故事。事故發生後，不斷有老人違抗遷移令回歸家園。三十年後，切爾諾貝爾附近的村莊大約只有

一百多位老人居住，大部分是女人。她們種菜、養雞、捕魚、打獵，過着自給自足，平靜快樂的田園生活。二〇一六年的復活節她們為事故發生三十周年紀念聚會，唱歌，喝伏特加，講故事，幸福感爆棚。有位老奶奶說，她對警員說：「如果不讓我回家，乾脆一槍嘍了我，把我就地埋了吧。」還有人一到老家，馬上跪倒，抓起一把土就塞進嘴裏，發誓再也不離開了。更出奇的是，和那些搬遷到別處的老人相比，她們的壽命更長，有的甚至多活了十年。

莫里斯拍攝紀錄片時，每天早晨從基輔開車兩小時，九點進入隔離區，下午五

點之前按規定必須離開。她隨身攜帶的輻射檢測器不斷鳴響，提醒她隨時面臨被污染、生命被威脅的險境。如果碰到颶風天，情況會更糟，因為揚塵造成的輻射危害更大。官方還規定，千萬不能食用當地生產的食品，這讓她面對老人們的好客招待手足無措。她每結束一天的拍攝，也會把所有當天穿過的核輻射衣物全部丟棄。

對別人眼裏劇毒無比的死地老奶奶們為什麼毫不畏懼？一方面，這些老人在事故發生時已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。核輻射對年輕人的危害遠遠超過對中老年的危害。另一方面，她們一生經歷了前蘇聯時期的巨大災難：一九三〇年代的大饑荒，四十年代的二戰，有些在戰時甚至曾被運到德國做苦工。對她們來說，飢餓遠比看不見摸不着的核輻射更可怕。而且，老人對

故土、親人的需求遠甚於年輕人。她們更難適應新環境。遠離鄉村，從鄉村搬進基輔市不接地氣的高樓，反倒加速了他們的死亡。

如今，切爾諾貝爾附近的「死亡區」生存着二百七十多種鳥類，繁茂的植被也為野豬、鹿等動物提供了棲身之所。自然界的自我修復、自我治愈能力遠超人類。對人來說，也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沒有吃不了的苦。不經磨難，我們想像不出血肉之軀潛在的勇氣和耐力，也不會懂得內心安寧喜樂的重要性遠甚於物質條件的舒適優渥。

一味強調環境衛生、飲食健康，卻缺乏幸福與良好的心理素質，未見得能比整天和「毒物」打交道過得更好。有毒無毒，苦難幸福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刻意追求，反倒會求而不得，徒增苦痛。